

身边的老漂族 烦恼并快乐着

□章亚军

相较于北漂、深漂,许多人对老漂的字眼比较陌生,老漂族,指为了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离乡背井,迁居至子女工作的地方的老年群体。2016年,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已近1800万,而且呈持续增长趋势,到如今2025年,这个数字想必更加庞大了。今年年初,青年作家周齐林的非虚构作品《老漂一族带娃记》一书,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在我们舟山,到底有多少老漂族在帮儿女们带娃,正确的数字一时也很难说清,但据笔者观察,说每个小区或多或少都有这类人群的存在,这一点也不为过。为了照顾第三代,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在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城市里,开启了异地生活与带娃之路,慢慢克服孤独感、经历着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与气候带来的不适等等。他们既享受着儿孙绕膝、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也承受着带娃所带来的烦恼,他们痛并快乐着。

一

今年60岁出头的舍女士,来自吉林松源,她皮肤白皙,长相俊秀,看上去显得年轻,也丝毫看不出她是一个北方女子。

说起为何来舟山,舍女士略显无奈。女儿在吉林上大学,与同学相爱,得知女儿的男朋友是舟山人,舍女士和老公一开始坚决反对,不是因为男孩不好,而是怕路途太远了。“就这么一个女儿,说得现实一点的话,天下哪个父母喜欢孩子远嫁他乡。”舍女士说,反对也没用,女儿一定要跟着男朋友来舟山。

2019年,在女儿怀孕4个月时,舍女士就像一朵在水上飘浮的浮萍,从北方城市“漂”到了舟山陪女儿待产,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异地老漂族。

初来乍到,尽管舍女士对北方零下几十摄氏度的气温能适应,却完全适应不了舟山零下几摄氏度的气温,舟山的湿冷能让人瑟瑟发抖。那年,老伴也跟着来舟山,呆了几个月后回了吉林,因为肩周炎发作,回去治疗了。

刚来到舟山的时候,除了气候不适应,还有陌生,这让舍女士无所适从,一时间显得特别孤单。不过,舍女士自己觉得适应还算快的,为了熟悉环境,她利用空闲时间,跑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再到附近的菜市场、商场转转。去年秋季,小外孙上幼儿园小班了,舍女士有了更宽松的空余时间,抽空报名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手机摄影活动,有时和老公一起到小区活动室打打乒乓球,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至今,舍女士在舟山已待了6个年头,外孙也快6周岁了。令她最兴奋的是每次放学去接他,孩子左一声姥姥,右一声姥姥,舍女士心里比蜜还甜,觉得这几年吃的苦,没有白费。

二

汪姨,来自陕西西安。2021年,汪姨儿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舟

山,自己创业开了家公司,第二年,儿子和舟山姑娘相识相爱,不久就有了可爱的小宝宝。于是,汪姨不得不从千里之外的西安来到舟山带小孙子。因汪姨家里是农村,家里栽种着上百株果树,每年到了收获季节,她要回老家去收摘处理,便开启了来回两地跑的生活模式。

汪姨特别勤劳、能吃苦,来到儿子家后,买菜、烧饭、洗衣、搞卫生,吃喝拉撒,她一个人全包了。

汪姨刚来到舟山时,很不习惯鱼腥味,现在总算慢慢适应了,但还是不太喜欢吃海鲜。她喜欢家乡的老味道,特别喜欢酸爽可口又筋道的凉皮。所以她每次回家,总要带点家乡土特产回来吃。

时间在忙忙碌碌中过得特别快,在她的精心抚养下,小孙子已经3周岁了。有段时间,小孙子爱上了坐公交车,汪姨就每天抽时间陪着他坐公交车。看着小孙子从牙牙学语,到现在会飞一样的奔跑,追也追不上,汪姨心里总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

三

来自舟山小岛的孙妹,严格来说,算不上老漂族,但离开从小生长的海岛,到城市里和儿子一家生活,也有不少烦恼,特别是两代人育儿观念上的碰撞。

孙妹50岁出头,看上去干练清爽,精神十足。她是前年从本市的一个小岛来帮儿子带娃的。自从小孙女出生后,孙妹干脆辞掉了自己多年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抚养第三代中,到儿子家后,买、汰、烧、煮,一切活儿都揽了过来。这些对于孙妹来说,算不了什么,凭她的体力完全胜任有余,倒是两代人之间在育儿观念上的不同,有时候令她无所适从。

四月的一天,微风轻拂,气温不高不低。早上9点不到,在小区的会所里,已经有七八个小宝宝在大人们的陪伴下玩耍了。这里既是宝宝们撒野娱乐的乐园,也成了大人们交流育儿经验的一个好场所。

那天,孙妹带着小孙子从外面溜了一圈后,顺便走进了会所。她随手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一只用塑料食品袋包裹着的馒头,撕下一小块往小孙子嘴巴里塞。看着吃得津津有味的小孙子,孙妹对一同带娃的大妈们说,儿子、儿媳管得特别多,这也不让小孙子吃,那也不让小孙子吃,说是不能吃得太过,吃多了胃要撑大。还有什么3周岁之前,甜的咸的宝宝都不能吃,怕宝宝的脏器发育受到影响。“我们年纪大的人,不信这一套,就凭自己的经验来养的。”

在会所里相聚一会儿后,大人们各自推着婴儿车开始慢慢撤离,有的推着婴儿车去外面溜达,有的去超市采购必要的食材,有的则推着婴儿车到附近的幼儿园看大哥哥大姐姐在操场上的活动课,新的一天中,带娃行程的一部分也由此开启。

关于西瓜的趣事

□黄旭



西瓜是消暑的佳品,在夏季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印象比较深的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土,小小年纪,就看西瓜地。当年读着课文,我仿佛能看到他在月夜下手持铜叉,目光炯炯,警惕地看有没有来犯的模样。

我有记忆的首次吃西瓜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夏天。当时,我家住在嘉兴市郊县。那个夏天,妈妈带着弟弟到舟山看我爸爸,家里只有我和外婆两人。一天,外婆捧来一只在我看来又大又圆、绿色中夹有黑色花纹的东西,她告诉我这是西瓜。只见外婆手起刀落,西瓜变成两半,流出许多汁。外婆教我用调羹捞着吃,西瓜红红的瓤,那么多汁,从此让我恋上了它。

后来,我到了舟山,每逢夏天,西瓜便成了我家的“坐上宾”,爸爸妈妈不是一天买上几只,就是买上几麻袋,放在床底,将当天吃的西瓜用井水泡了。吃瓜时,大多每人半个,在定海王家大院的水井旁,我们一边品瓜一边聊天,真爽。那时的西瓜也便宜,不过一两分钱一斤。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常将偷西瓜作为乐事。有一天,夜幕笼罩,我和一位舟山知青悄悄地向西瓜地出发,没发现看瓜人的香烟火花(蚊子多,有驱蚊作用),便溜进西瓜地里,他负责挑摘,我负责“放哨”。那天晚上,我俩轮流着把西瓜背回宿舍,同宿舍的知青前来分享,其实我俩也不过吃了两三个,但着实兴奋了好几天。

印象中,浙江省最有名的西瓜算平湖西瓜。舟山有名的西瓜是定海区马目、马岙的西瓜,还有普陀区的朱家尖西瓜。曾记得,朱家尖的曙光农场还为自己产的西瓜创品牌,在外销的西瓜上贴上商标,闯荡上海等大城市,获得良好的效益。

我喜欢西瓜,是因为喜欢它的好品质。一是它长得大头大肚,十分可爱,贡献给人类,一点也不吝啬,不像有的瓜果那么“小鬼里气”;二是它适应性强,从东北到海南,到处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不像有的瓜果偏安一隅;三是它的供应期长,舟山从初夏到立秋,少说也有两个月,更不用说海南或本市暖棚里的反季节西瓜;四是买西瓜容易,买瓜时,用手指弹弹,看看纹路,摸摸瓜蒂,便知道西瓜的质量,即使像我这方面特别不擅长的,还可以通过开口来检验,让我满意地捧回一个瓜。

说到西瓜的吃法,主要是鲜吃和冰吃两种。据说还有西瓜罐头,就是将西瓜里的红瓤去掉,再将红瓤与瓜皮间的青颜色的部分作为原料做成罐头。可惜,我至今也没有吃到过。